Asia Pacific Science Publications Co., Ltd.
亚太科學出版社
APSP

亚太社会科学
ISSN(O) : 3080-2121
ISSN(P) : 3080-2113
2026 年第 5 期

行业技术密集度视角下的研发支出与盈余管理研究

施皓明[1]　陈玲娟[2]
（1. 广州商学院，广东广州，511363；2.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广州，510440）

版权说明：本文是根据知识共享署名 – 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发布的开放获取文章。允许以任何方式分享与复制，只需要注明原作者和文章来源，并禁止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摘要：研发支出既关系到企业创新能力，也通过费用确认和经营安排影响会计盈余。本文以 2012—2025 年我国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区分费用化与资本化研发支出，考察研发支出与应计、真实盈余管理的关系，并从行业技术密集度分析其差异。研究发现，研发支出强度与应计盈余管理程度显着正相关，与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显着负相关。其中，费用化支出主要与向下应计盈余管理相联系，资本化支出与真实盈余管理的负向关系较为突出。行业分析显示，总研发支出及费用化支出的系数在高技术密集度行业中呈现更强的关联，而资本化支出与真实盈余管理的负向关系在两类行业中均存在。研究表明，对研发活动的财务后果应结合支出类型、盈余管理方式及行业环境加以判断。

关键词：行业技术密集度；研发支出；费用化；资本化；盈余管理
DOI：https://doi.org/10.62177/apss.v2i5.1787

一、引言

研发活动是企业形成技术优势的重要途径，由于研发通常跨多个会计年度，其收益实现滞后于投入。企业增加研发支出，虽然能够积累知识、改善产品和工艺，但可能承受当期利润下降与现金流紧张的压力。因此，管理层如何平衡研发投入与短期业绩的关系，不仅影响创新的持续性，也关系到财务报告能否如实反映企业经营状况。

与一般经营支出相比，技术不确定性高、投入产出关系难以观察是研发项目支出的重要特征。信息不对称使外部投资者难以准确判断研发项目的进度和预期收益，而管理层则掌握更多内部信息，且在多项会计处理环节如费用归集、开发阶段认定及后续摊销等环节采取相机判断，平滑不同期间的盈余分布，还能通过推迟项目或缩减实际投入调整利润。因此，研发支出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应同时考察会计处理和真实经营活动。

企业研发活动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还受到行业环境的约束。在技术密集度较高的行业，研发通常是维持竞争地位的必要投入，削减研发可能中断知识积累，影响后续产品开发。技术复杂性也增加了外部监督的难度，为会计判断留下更多空间。对此，实务界常常抱有疑问：研发投入较高的企业是否更倾向于应计盈余管理，并相应减少真实盈余管理？费用化与资本化支出的作用是否相同？行业技术密集度又会如

何改变两者之间的关系?

本文以2012—2025年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研究研发支出的总量及分类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同时通过比较不同技术密集度行业，考察这一关系如何受到行业环境的影响。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研发支出与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研究主要从会计判断和真实经营活动两个方面展开。Healy和Wahlen（1999）关注管理层利用财务报告判断及交易安排影响报告盈余的行为。[1]Roychowdhury（2006）则从异常现金流、生产成本和酌量性费用识别真实活动操控。[2]二者的差别在于，前者主要改变会计确认和计量，后者涉及销售、生产与支出的实际调整，对未来经营也可能产生影响。

研发支出连接了这两类行为。Graham等（2005）的调查表明，短期报告目标可能促使管理层牺牲具有经济价值的长期投资。[3]杜瑞和李延喜（2018）以我国上市公司为对象，发现研发投入与盈余管理存在关联，并从财税支持角度讨论企业行为。[4]Dinh等（2016）进一步指出，研发资本化既可能传递项目未来收益的信息，也可能服务于业绩目标，其信息含量取决于资本化背后的动机。[5]

两类盈余管理还存在选择与替代。Zang（2012）发现，管理层会根据相对成本权衡真实活动操控与应计调整。[6]由此看，研发支出增加并不必然意味着所有类型的盈余管理同步增强。企业可能在维持实际研发的同时调整会计确认，也可能因短期业绩压力压缩投入。龚家凤等（2025）以人工智能企业为例，研究了研发资本化与盈余管理关系，讨论了资本化判断中的机会主义问题，但无法确定所有技术密集型企业的资本化行为性质。[7]本文将总研发支出分为费用化和资本化两部分，并将行业技术密集度纳入分析，以考察这种选择在不同环境下的表现。

（二）研发支出及其会计分类的作用

从契约关系看，管理层薪酬、债务约束和外部融资往往与企业报告业绩相关。研发增加了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加重当期业绩压力。在投资者难以观察项目质量时，管理层既有动机平滑盈余，也可能利用费用归集和会计估计调整利润。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研究阶段支出应计入当期损益，开发阶段支出只有同时满足技术可行性、完成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经济利益形成方式、资源支持及可靠计量等条件，才能确认为无形资产。[8]资本化因此受到项目条件约束，不能仅按管理层的利润目标自由选择。即便如此，相关会计处理的专业性及隐蔽性依然较强，外部主体难以完全验证，从而形成应计调整的空间。

当时企业研发活动密集，支出较大，管理层的盈余操纵的空间就越大，越有动机减少实际研发提高盈利。如果企业已有较多研发投入，管理层可以通过应计项目调整盈余，形成的可操作应计盈余管理。因此，可以合理推断：

假设1：研发支出强度与应计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与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

费用化与资本化研发支出对当期损益的影响有所差异。费用化支出直接进入当期损益，管理层有利润平滑动机进行向下应计调整。会计准则规定符合条件的资本化可以将部分成本分配至后续期间，缓解研发投入带来的短期业绩压力。然而，管理层通过操作研发项目的废立，可以促成真实盈余管理。本文试图考察两类支出与异常盈余指标的关系。

假设2：费用化研发支出与向下应计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资本化研发支出与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

（三）行业技术密集度的调节作用

行业技术密集度可能同时改变管理层的调整空间和行为成本。技术密集度较高时，研发项目更为复杂，外部投资者难以依据当期收入判断研发质量，支出归集和项目阶段划分也更难监督。若企业具有平滑盈余或应对契约压力的动机，费用化研发支出与应计盈余管理的联系可能更强。

技术竞争还提高了研发中断的代价。研发团队、试验进度和知识积累具有连续性，短期削减投入可能延误产品开发，使企业失去竞争机会。管理层因此更有意愿维持真实投入，并通过会计调整应对业绩压力。由此提出假设3：相较于低技术密集度行业，高技术密集度行业中研发支出与应计盈余管理的正向关系、与真实盈余管理的负向关系更强。

资本化支出的行业差异则存在两种可能。研发中断成本较高，会增加企业通过合规资本化缓解当期费用压力的价值；但如果企业原本就必须保持研发投入，资本化进一步减少真实活动调整的空间也可能有限。此外，前沿项目的不确定性较高，并不意味着更容易满足资本化条件。因此，对资本化支出的调节方向需结合经验结果判断，不能由行业技术密集度直接推定。Vishnani等（2026）的研究表明，研发活动仍是近期盈余管理研究的重要场景，但单一行业的证据不足以说明跨行业技术密集度的调节方向。[9]

假设3：行业技术密集度越高，研发支出对应计盈余管理的促进作用和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效果越显著。

三、研究设计及计量模型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样本期间为2012—2025年，数据来自Wind和CSMAR数据库。剔除金融类企业、非正常交易状态股票及关键指标缺失的观测后，得到3496家企业的27066个公司年度观测。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进行缩尾处理，回归标准误在企业层面聚类。行业分类依据2012年修订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估计应计盈余管理时，制造业进一步按二级行业划分。

（二）主要变量

研发支出强度（RD）为总研发支出与营业收入之比，费用化研发支出强度（RDE）和资本化研发支出强度（RDC）分别为当期费用化、资本化研发支出与营业收入之比。三项指标区分投入规模及其会计归属，其中RDC衡量资本化支出强度，并非资本化支出占总研发支出的比例。

应计盈余管理采用Dechow等（1995）的修正Jones模型测度。分行业、分年度估计正常应计项目，以总应计利润扣除预计正常部分得到可操纵性应计利润DA，其绝对值AbsDA表示应计盈余管理程度。DA为正和为负分别对应向上、向下调整。

真实盈余管理借鉴Roychowdhury（2006）的方法，通过正常经营现金流、生产成本和酌量性费用模型的残差，取得异常经营现金流AbCFO、异常生产成本AbPROD及异常酌量性费用AbDISEXP，并合成为RM，取绝对值AbsRM衡量其程度：

$$RM_{it} = AbPROD_{it} - AbCFO_{it} - AbDISEXP_{it} \quad (1)$$

RM的正负用于区分调整方向。该指标涵盖多类真实经营活动，不能单独识别研发削减行为。由于指标包含估计误差，异常值也不能直接等同于已经查实的盈余操控。

行业技术密集度以行业无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作为代理指标。按照年度中位数划分高、低技术密集度行业，高组虚拟变量H取1，低组取0，L等于1−H。该指标反映行业资产结构中的无形资产特征，其含义也受到无形资产构成和会计确认方式的影响。

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总资产收益率、分析师跟踪人数、审计意见、营业收入增长、产权性质、亏损情况、董事会规模、管理层持股比例及独立董事占比，均按基

准设定取滞后一期值。

（三）模型设定

首先估计研发支出与盈余管理的基准关系：

$$Y_{it} = \alpha + \beta RD_{it} + \gamma' XControl_{i,t-1}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Y 依次取 AbsDA 和 AbsRM，*Control* 为控制变量，μ 和 λ 分别为企业与年份固定效应。随后将 RD 替换为同时进入模型的 RDE 和 RDC，比较不同类型支出的估计系数。

行业分析设置研发支出与高、低技术密集度组的乘积项：

$$Y_{it} = \alpha + \beta LRD_{it}L_{jt} + \beta_H RD_{it}H_{jt} + \delta H_{jt} + \gamma' XControl_{i,t-1}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模型中 j 表示行业，βL、βH 分别表示低、高技术密集度行业的研发支出系数。费用化与资本化分析则分别设置两类支出与 L、H 的乘积项。调节效应对应两组系数之差，需要检验 βH−βL 是否显着；组内显着性不同本身不能替代这一检验。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基准回归

样本中 AbsDA 和 AbsRM 的均值分别为 0.070 和 0.141，标准差分别为 0.073 和 0.146。总研发支出强度均值为 0.032，其中费用化与资本化支出强度分别为 0.029 和 0.003，说明样本研发投入主要采用费用化处理。三者的标准差分别为 0.041、0.035 和 0.010，企业间投入差异较大。

按研发支出强度中位数分组，高、低研发组的 AbsDA 均值分别为 0.071 和 0.069，差异在 1% 水平显着；AbsRM 均值分别为 0.139 和 0.143，差异在 5% 水平显着。两组企业的其他特征也存在差异，因而需通过回归进一步控制。

表 1 为基准回归及研发支出分类结果。在控制企业特征、治理变量和双向固定效应后，RD 对应 AbsDA 的系数为 0.098，在 1% 水平显着；对应 AbsRM 的系数为 −0.182，同样在 1% 水平显着。总研发支出强度增加一个标准差，与 AbsDA 增加约 0.0040、AbsRM 减少约 0.0075 相联系，约相当于各自样本均值的 5.7% 和 5.3%。结果与假设 1 的预期一致。

表 1　研发支出与盈余管理

变量	（1）AbsDA	（2）AbsRM	（3）AbsDA	（4）AbsRM
RD	0.098***	−0.182***	—	—
	(2.63)	(−2.71)		
RDE	—	—	0.133***	−0.186**
			(3.11)	(−2.57)
RDC	—	—	−0.079	−0.270*
			(−0.88)	(−1.96)
以下为控制变量				
Size(公司规模)	−0.015***	−0.039***	0.133***	−0.039***
	(−8.26)	(−11.28)	(3.11)	(−11.25)
	(−8.26)	(−11.28)	(−8.14)	(1.87)
Leverage(资产负债率)	0.014**	0.039***	0.015**	0.284***
	(2.06)	(2.81)	(2.09)	(7.72)
Top 10(股权集中度)	0.007	0.033*	0.006	0.005***
	(0.87)	(1.89)	(0.78)	(3.56)

变量	（1）AbsDA	（2）AbsRM	（3）AbsDA	（4）AbsRM
ROA(总资产收益率)	0.079***	0.285***	0.079***	–0.000
	(4.17)	(7.73)	(4.16)	(–0.02)
Lnanaly(分析师跟踪人数)	0.002**	0.005***	0.002**	–0.014***
	(2.51)	(3.54)	(2.57)	(–4.91)
Audit（标准审计意见）	–0.017***	–0.000	–0.017***	–0.002
	(–3.72)	(–0.04)	(–3.71)	(–0.30)
Growth（成长性）	–0.002*	–0.014***	–0.002*	0.019***
	(–1.82)	(–4.91)	(–1.79)	(4.29)
SOE dummy(产权性质)	–0.004	–0.002	–0.003	0.001
	(–0.99)	(–0.31)	(–0.91)	(0.51)
Loss(盈亏情况)	0.014***	0.020***	0.013***	–0.026
	(5.23)	(4.31)	(5.21)	(–1.44)
Board size(董事会规模)	0.000	0.001	0.000	0.024
	(0.49)	(0.51)	(0.51)	(0.72)
Management sharing(管理层持股)	–0.028***	–0.026	–0.028***	
	(–2.90)	(–1.45)	(–2.87)	
Inddir(独立董事占比)	–0.029*	0.024	–0.030*	
	(–1.78)	(0.72)	(–1.79)	
控制变量及双向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7066	27066	27066	27066
调整后 R^2	0.130	0.368	0.131	0.368

注：括号内为按企业聚类标准误计算的 t 值。***、**、* 分别表示在 1%、5%、10% 水平显着；双向固定效应为企业与年份固定效应。

两项系数方向相反与替代解释相容，但尚不能单凭该结果识别管理层在两种方式之间的动态替代过程。

（二）研发支出类型与盈余管理方向

表 1 第 3、4 列显示，RDE 与 AbsDA 显着正相关，系数为 0.133；与 AbsRM 显着负相关，系数为 −0.186，分别达到 1% 和 5% 的显着性水平。RDC 对应 AbsDA 的系数为 −0.079，未达到常用显着性水平；对应 AbsRM 的系数为 −0.270，按表中标注在 10% 水平显着。因此，资本化支出对盈余管理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真实盈余管理上，而非整体盈余管理。

基准回归发现 RDE 每增加一个标准差，AbsDA 上升约 0.0047、AbsRM 下降约 0.0065；RDC 每增加一个标准差，AbsRM 下降约 0.0027。资本化支出的回归系数绝对值较大，可以初步判断其经济影响更强。

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研发支出强度对企业向下的应计盈余管理水平的促进作用主要来自费用化研发支出，资本化研发支出强度对企业向下的应计盈余管理水平没有显著影响。同时，不同类型的研发支出强度对企业向下的真实盈余管理水平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资本化研发支出强度对企业向下的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的抑制作用更强。具体来说，费用化研发支出强度增加一倍标准偏差（0.035），企业向下的真

实盈余管理水平将下降 0.009（0.035*0.257），且该影响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而资本化研发支出强度增加一倍标准偏差（0.01），企业向下的真实盈余管理水平将下降 0.008（0.01*0.8），且该影响在 1% 的水平上显著。

由此可见，总研发支出与向下应计盈余管理的正向关联主要来自费用化支出；两类支出均与较低的向下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相关，结果与假设 2 相符。

（三）行业技术密集度差异

表 2 列示不同行业技术密集度下的结果。低技术密集度行业中，RD 对应 AbsDA 的系数为 0.063，未达到常用显着性水平；高技术密集度行业中，该系数为 0.115，在 5% 水平显着。两组对应 AbsRM 的系数分别为 −0.177 和 −0.287，分别在 5% 和 1% 水平显着。点估计表明，总研发支出与应计盈余管理的正向关联、与真实盈余管理的负向关联，在高技术密集度行业中均较强。

表 2　行业技术密集度与研发支出的差异化关联

变量	（1）AbsDA	（2）AbsRM	（3）AbsDA	（4）AbsRM
RD × L	0.063 (1.46)	−0.177** (−2.31)	—	—
RD × H	0.115** (2.45)	−0.287*** (−3.51)	—	—
RDE × L	—	—	0.088* (1.77)	−0.165** (−2.03)
RDE × H	—	—	0.187*** (3.59)	−0.270*** (−2.91)
RDC × L	—	—	−0.087 (−0.78)	−0.422** (−2.28)
RDC × H	—	—	−0.203* (−1.68)	−0.400** (−2.34)
H	−0.003 (−1.46)	−0.000 (−0.06)	−0.004* (−1.79)	−0.001 (−0.15)
控制变量及双向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7066	27066	27066	27066
调整后 R^2	0.125	0.358	0.126	0.358

注：H、L 分别表示高、低技术密集度行业。显着性标注与固定效应说明同表 1。表中未报告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分解研发支出后，RDE 在低、高技术密集度行业中对应 AbsDA 的系数分别为 0.088 和 0.187，对应 AbsRM 的系数分别为 −0.165 和 −0.270，其点估计与总研发支出的行业差异一致。

资本化支出的表现有所不同。RDC 在低、高技术密集度行业中对应 AbsRM 的系数分别为 −0.422 和 −0.400，均在 5% 水平显着。两组系数接近，高技术密集度组的绝对值还略小，因而不能据此认定行业技术密集度强化了资本化支出与真实盈余管理的负向关系。对于 AbsDA，RDC 在高技术密集度组的系数为 −0.203，在 10% 水平显着；低组系数为 −0.087，不显着。

根据以上实证分析，假设 3 成立，行业技术密集度在研发支出与盈余管理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在高技术密集度的行业中，费用化的研发支出对企业应计盈余管理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资本化的研发支出对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水平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四）稳健性检验

1. 考虑研发支出的滞后影响

R&D 投资活动具有周期长、投资量大和高风险的特征，因此研发支出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存在滞后效应。为研究这个问题，本文采用了研发支出强度的一阶滞后项和二阶滞后项来捕捉时间维度的滞后性对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我们构造如下模型对假设进行检验：

$$AbsDA_{it}/AbsRM_{it}=\alpha_0+\alpha_1 RD_{it}+\alpha_2 RD_{it-1}+\alpha_3 RD_{it-2}+\beta Control_{it-1}+\mu_i+\lambda_t+\varepsilon_{it} \quad (4)$$

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当期研发支出强度后，研发支出强度的一阶滞后项和二阶滞后项对企业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均没有显着影响。同时在控制了研发支出强度滞后项后，研发支出强度仍然会显着提高应计盈余管理水平，且会抑制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

表 3　研发支出的滞后影响

	AbsDA	AbsRM
RD	0.135***	–0.222***
	(3.12)	(–3.29)
RD_{-1}	0.008	0.018
	(0.26)	(0.72)
RD_{-2}	–0.024	0.020
	(–1.19)	(0.73)
控制变量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公司固定效应	是	是
Observations	24366	24366
Adjusted R2	0.133	0.363

注：括号中为基于企业层面的聚类标准偏差计算的 T 值；***、** 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着。

2. 自选择偏差：Heckman 模型

研究设计中可能存在相应的自选择问题，企业的研发支出可能会影响盈余管理水平。然而，数据显示，样本中有仅有 74.9% 的公司报告了研发支出数值。企业研发支出资料为零可能的原因是企业对研发没有相关投入，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企业对是否汇报研发支出有较强的自我选择偏差。

为此，本文采用 Heckman 两阶段法进行相应的回归分析。在 Heckman 两阶段模型中，本文构建了研发支出的虚拟变量（rd_dum），如果企业在年度报告中披露了研发支出数值，则该变量定义为 1；否则 rd_dum 定义为 0。研究选择了行业平均研发支出强度（mRD）作为工具变量。理论上，行业其他企业的平均研发支出强度会影响企业选择是否披露研发支出，然而这个变量对企业的盈余管理没有直接的影响。基于上述工具变量的选择，本文对 Heckman 两阶段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显示（如表 4 所示），行业平均研发支出强度（mRD）越高，企业选择披露研发支出的概率越大，另外在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中，研发支出强度对应计盈余管理的系数仍然显着为正，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作用仍然显着为负，相关结果与表 4 一致，这说明在控制了企业是否对研发支出信息披露这一自选择问题后，研究结论仍然成立。

表 4 Heckman 两阶段模型回归结果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AbsDA	第二阶段 AbsRM
main			
mRD	23.136***		
	(11.15)		
RD		0.107***	−0.164**
		(2.86)	(−2.43)
IMR		0.016***	0.032***
		(3.53)	(3.2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否	否
公司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Observations	27065	27065	27065
Adjusted R2		0.132	0.369

注：括号中为基于企业层面的聚类标准偏差计算的 T 值；***、** 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着。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的研究表明企业研发支出强度越高，企业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越强，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弱。会计分类的费用化支出与应计盈余管理呈负向关系，资本化支出与真实盈余管理负相关。行业技术密集度的异质性对研发支出和盈余管理的关系整体呈加强的调节作用。具体表现在总研发支出和费用化支出与应计盈余管理的正向关系在高技术密集度行业中更明显；资本化支出与真实盈余管理的负向关系在高、低技术密集度行业中均存在。

结论引发的思考是，评估研发投入的盈余管理后果，不能只看投入规模或资本化比例。对高技术密集度企业，应把研发费用变动与项目节点、费用归集口径和业绩压力放在同一框架中核对；对资本化支出，则应结合技术可行性、预期经济利益及后续摊销减值判断其信息含量，不能把资本化简单视为创新质量信号。企业考核可围绕项目阶段目标和更长周期的研发绩效设计，弱化短期利润约束，并保留研发、财务与内审之间的交叉核查。监管与审计也需同时覆盖应计项目和真实经营活动，以防盈余管理方式发生迁移。

本文受代理变量与识别条件限制存在不足：无形资产比重难以完整刻画行业技术特征，真实盈余管理指标也无法单独识别研发削减。后续可引入行业研发投入、研发人员与项目层面数据，改进技术密集度和研发型真实盈余管理的度量，并补充组间系数差异检验，加强稳健性检验，提高研发决策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因果识别。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在发表本文方面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1] HEALY P M, WAHLEN J M. A review of the earnings management literatur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tandard setting[J]. Accounting Horizons, 1999, 13(4): 365−383.

[2] ROYCHOWDHURY S. Earnings management through real activities manipulation[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6, 42(3): 335–370.

[3] GRAHAM J R, HARVEY C R, RAJGOPAL S.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corporate financial reporting[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5, 40(1/2/3): 3–73.

[4] 杜瑞 , 李延喜 . 企业研发活动与盈余管理——微观企业对宏观产业政策的适应性行为 [J]. 科研管理 , 2018, 39(3): 122–131.

[5] DINH T, KANG H, SCHULTZE W. Capitalizing research & development: Signaling or earnings management?[J]. 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 2016, 25(2): 373–401.

[6] ZANG A Y. Evidence on the trade–off between real activities manipulation and accrual–based earnings management[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2, 87(2): 675–703.

[7] 龚家凤 , 沈烈 , 李坤榕 . 研发资本化在盈余管理中的“圆谎”效应——基于人工智能企业的单案例分析 [J]. 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 , 2025, 18(3): 402–415.

[8]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 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无形资产 : 财会〔2006〕3 号 [S]. 北京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2006.

[9] VISHNANI S, BHATIA M, SINGH N. Unveiling the connection: R&D expenditure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in Indian pharmaceutical sector[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rial and Financial Accounting, 2026, 18(3): 367–386.